



何冀平

戲「詩」

燈火通明，卻是一派夜的氣氛，隨着小鐘，上來「一位黑色短衣、腰懸寶劍的英雄武士，從頭到尾，只他一個，載歌載舞，一招一式，英風立懦，悲憤填膺，緊張激動，他是在急難中落荒逃命！這在現實中，那情景絕不會很『美』的，然而在這不大的台上，就這樣地造出一個人間未有、天上絕無的極美的境。這是『戲』嗎？這是一首詩呀！」這是紅學專家周汝昌先生對戲曲的精闢見解。

1941年，燕京大學禮堂上演京劇《春秋配》，劇中小生李春發的飾演者，就是當時燕大的學生周汝昌，一招一式之美，一音一字之妙，深為觀眾傾倒。行外人做戲，梨園界稱之為票友。古往今來，名人票友特別多，政界、軍界、學界、商界，難以盡數，毛澤東也是喜愛京劇的一分子。

讀了周汝昌先生的文章，我恍然，起源於禮儀之邦的中國戲曲，本質上是「詩」，因為是詩，才能百看不厭，因為是詩，才能流傳幾百年不朽，因為是詩，才吸引着文人雅士追隨。

我是寫話劇出身，但喜歡戲曲，一是從童年起就隨家人看戲，二是讀書時，中央戲劇學院教中國戲曲的祝肇年先生，聲情並茂、深入淺出地教授，聽得我們如醉如癡，瞬間愛上中國戲曲，自那時起，打下我終身不渝

的熱衷戲曲的根基。疫情，打亂了我數十年的寫作生活，不能輕易離開香港，不能與遠方的合作者交談討論，那種兩地之間行走自由的寫作習慣，已經再難繼續，我放棄電影、話劇，寫起戲曲來。

京劇《風華正茂》就是在疫情中完成。劇中講述青年毛澤東出湖南，闖四方，求真理，訪益友，求名師，鬧革命，在尋求救國救民之道上大步前行。我避開人們能夠想像的故事，改變敘述語系，不糾纏具體的事件、矛盾、衝突，以圖跳出窠臼。追尋中國戲曲的規律，把筆力濃縮在意境的營造，和意境中的人物情感抒發上面，塑造出可親可愛、有着鮮明性格的領袖人物，和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。毛澤東與一眾青年學子，一襲長衫一把傘，千里赴京；一群窮學生在北京「三眼井」陋室中，8個人合蓋一床被；與楊開慧各打一把油紙傘，款款行走在濛濛雨巷中，瞬間認出對方產生感情碰撞；與去世的母親相逢在虛幻夢想中，盡訴親情……這些，都是想仿照「詩境」的營造。

京劇是古老的，是中華文化寶貴的結晶，集結多少代大師的天才智慧，無數古今編劇、導演、唱腔設計的光芒，它的內涵和無窮的表現手段，促使我這個初學者，追隨着先輩的腳步，努力使「詩境」再現。



鄧達智

從那裏來又往那裏去

母親兩個弟弟，兩種面相不同版本：一個近歐洲人、一個近南美洲人，稀奇麼？

兄弟姊妹長相有異，從來無甚特別；兩位舅舅擁有不同面貌，着實值得追究！

元朗，古鎮也，上千年前已有市集，更非單純新界第一古鎮，若從今天地域分界，曾是深圳河兩岸中間的漁農貿易中心。本名圍墾：圍代表完整、豐滿，墾則是江邊、湖邊之低窪地帶；久而久之演變成今天的「元朗」。本屬東莞，千百年來自中原移居的北方移民逐漸放棄本來中原話——客家話，取而代之以粵語分支莞莞話變奏，亦即深圳河兩岸鄉里普遍應用之圍頭話。後從莞莞分隔，深圳河兩岸取名新安、爾後寶安，筆者童年小學手冊填寫籍貫即為廣東寶安。

新界西北新田、錦田、八鄉、十八鄉、屏山、廈村……以及深圳河北岸皇崗、福田、沙頭（上、下沙），甚至南頭、蛇口一帶；總的來說就是今天新規劃「大灣區」的後海板塊，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前，漁農貿易以元朗為中心，皆上千年歷史。

鄧姓族譜記錄，祖先北宋年間已落戶元朗，雖說千年，但在我們之前，早有不同氏族扎根這片河海交界的魚米之鄉。例如鄧姓族人始發的錦田，原名「岑田」，可見原為岑姓氏族居於此間。不同年代，來自五湖四海內地人在不同緣由下移居、落戶南方一隅的元朗；一直有這種說法：未有香港，先有元朗！

古鎮古村亦包含，距今不過一百多年前出現的天水圍、南生圍、新生圍……全皆英國人「租借」寶安深圳河南面一大片河山，始出現於「新界」地圖。以上村莊的特性，為來自海外而非內地的華裔，連結

本來鄉里來港共同開拓的新地標；用上開拓，充滿商機發展的意味。

英國人租借新界，建設了前所未有與市區相連的公路，亦有其實質保安作用的警隊；公路將貨物自新界（漁農產品）運至市區甚至遠洋碼頭、暢銷海外，警隊及一應政府設施保障商賈民生安全。回不去大陸偏遠兼充滿山賊的家鄉（例如華僑僑鄉客家梅縣、大埔，四邑台山、開山）。

天水圍乃回流自北美的台山趙氏家族購自鄧姓，設基圍捕蝦製蝦膏、蝦米、蝦乾，種蠶得蠶油、蠶豉……海外華人，尤其南方閩人、粵人必須之食材。南生圍屬印尼歸僑潘氏。新生圍及加州花園一帶與源自廣東上番禺，母親楊氏曾經旅居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家族有關。

清末年間在那些需時3個月才抵達的遙遠國度，何來華人婦女傳宗接代？只好與當地婦女（以歐洲人及土著印加人混血兒為主）通婚得子嗣。楊氏一族人口不算稠密，也有族譜記錄，追究下來，定當搜出外祖父身材極高挑面頰黧羅巴，大舅一直被西方友人稱為「東方羅羅紐曼」，細舅及其兒子和我家幼弟居洛杉磯期間，常被墨西哥人誤認為同鄉。我的中學、大學、青少年時期居於印第安人眾多的多倫多，也常被誤認為原住民，其中奧秘，從元朗出發尋找，定可解開華人漂流南美洲版本的「百年孤寂」。



●天水圍舊時。作者供圖



余宜發

看電視吸收正能量

最近看了一個節目名叫《誰來晚餐》，每集的內容是探討其中一家人在生活及工作上的遭遇，從中觀眾了解到，生活上就算遇到什麼挫折或不幸，總會兩週過天青的日子。觀眾除了看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之外，因為節目名稱叫《誰來晚餐》，所以在節目尾聲的時候，一位這家人最希望可以到訪的嘉賓會出場，跟着他們一起吃晚餐。而這個節目自從上星期看了一集之後，就不停地追看，我想差不多已經看了十數集左右，還滴出很多感動的眼淚。不知不覺也好像給自己打氣一樣，多了很多正能量。

以下可以跟你們分享在節目裏面，我所聽到嘉賓所說的少少內容。在節目後半部分的時候，通常也會問這些家庭成員每個人一個問題，就是：「假如是生命中最後一天，你會做什麼呢？」雖然我是觀眾，但我也會反問自己，我覺得我應該會把時間留給我的家人吧，再告訴他們說我有愛他們，然後，不敢去說下輩子也要一起，因為我覺得太遙遠，我比較珍惜是當刻及眼前的人，就是要把心裏想說的話說出來，把每天當作最後一天，這種提醒是很難得，因為你會珍惜他們，感謝他們，然後放下很多東西，不計較過去很多事情。其實我覺得，每天應該做這些來反省自己。

至於節目內其中一位嘉賓也有以下的分享。例如你是一個服務性行業工作者，每天要煮出很多美味的東西給客人吃，其實不單止你要煮出美味食物給他們，還要記着你煮出的每一道食物，都有着自己的真心，希望他們吃得開心吃得健康，感覺就已經不一樣。而吃食物的人，也不只是覺得美味，還要感恩今天吃了這些好的食物，能量也大了，所有感覺自然便會不同。

其實生活上也有很多負能量，好像我們最常會說：「為什麼每天會遇到這麼倒楣的事情？為什麼每次放假的時候也會下雨？上天可不可以給我過好一點的日子？」宇宙其實很慈悲的，你要什麼他就給你，只不過可能過一段日子才遇到。所以我覺得，人必須去學習你所說出來的話跟你所有的念頭都要是正面的，只要每天懷着感恩身邊的事情出現，正能量便會隨之而出現在自己身邊。



梁冬陽醫生

醫生的壓力

各行各業面臨不同的壓力，醫生手上關係到人的生命，不同其他行業做生意蝕了錢可以重新再來，醫生萬一出錯失去了生命是有得返轉頭的。

醫生背負着對自己的要求，病人和其家人的期望。要求愈高壓力愈大。但醫生不是神，不是所有病都能醫好。一個癌症晚期病人可能做手術沒有用，藥物的療效也不大好，但如果在止痛以及病人的生活質素上給予協助，讓病人活得有尊嚴和舒服，減輕病人的痛苦，也是醫治病人的一種方法。

剛出道的頭3個月我居然經歷了產科的幾個最嚴重的病症，我的教授說人家做了20年都未必遇到。妊娠毒血症抽搐，羊水栓塞併發彌漫性血管內凝血，子宮破裂，胎盤前置產前大出血輸幾十包血……也許是上天給我一個下馬威，經歷過那段艱苦的歲月，練就了我吃東西也沒有肚餓的感覺，有機會吃飯又可以吃很多的橡筋肚，幾分鐘之內吃完一餐飯，30幾個小時不眠不休，一躺下就可以睡着，一起身就可以馬上工作的鋼皮鐵骨。

以前有朋友問我有什麼最驚險最難忘的經歷？太多了。

有位第一胎在農村剖腹產的孕婦足月正常來產檢，說早上有少少見

紅，還沒有子宮收縮，因擔心上次是傳統的剖腹，遇上強勁子宮收縮時有可能破裂而收入產房空腹待產，她見自己未有腹痛便去買外賣雞飯，正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叫她馬上停止再吃，當時還是春天，她有少許冒汗，按她腹部的舊疤痕輕微痛，當時立即拿超聲波照，看到子宮正在裂開，馬上剖腹產，麻醉科醫生、兒科醫生在幾分鐘內準備好，因產婦剛吃完飯不能做全身麻醉只能做腰麻，而後者要一段時間才達到麻醉效果，但刻不容緩，分秒必爭，我們叫產婦忍一忍，當一打開肚皮，BB居然已經在子宮外邊的腹腔中，哭得很響，如果遲幾分鐘後果不堪設想。

有位外籍產婦已經做了4次剖腹產，今次第5次，因為言語不通無從做產前檢查，臨產才入醫院，過去做過這麼多次手術，不可以試去能再度剖腹。一打開，子宮上血管如同一條條蚯蚓，一個不小心就會流血不止，幸好有驚無險，我在心中暗暗地講不知道下一次誰做第6次。唯有叮叮萬萬叫她一定要做產前檢查並且配好血，否則大出血是沒有血輸給她。

產科醫生的壓力可想而知。兩條生命在手，一般人只知道生BB是開心事，他不知道這工作需要很多醫務人員的守護。



范舉

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也落後了

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發計劃在10月21日再遭挫折，美國國防部證實，由於一枚助推火箭出現問題，當天試驗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（高超音速武器重要部分）無法按照原定計劃發射。這是美國繼今年4月試驗高超音速武器計劃失敗之後的另一次打擊。

按照計劃，美國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由一枚助推火箭發射到地球大氣層上層，然後以音速5倍的速度（約每小時6,200公里）滑翔至目標位置。但這次試驗無法按照原定計劃完成。國防部發言人戈曼稱，用來把滑翔飛行器加速至超音速的助推火箭的部件失靈，致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不能發射。國防部和軍方人員正對這次試驗進行分析和檢討，希望找到助推火箭部件失靈的原因。

美國的助推火箭的部件失靈，說明了美國的製造工業和技術工人並不過關。要生產合格的火箭的部件，需要極為嚴格的冶煉金屬的技術和高超的技術工人，使得合金的比例配對、幾何圖形極為準確，在加工的過程中，有關技術工人的各項操作要細緻和非常準確，若果出現了瑕疵和精確度的失誤，有關的部件面對着嚴苛的高溫和巨大的空氣衝擊力，就會出現變形或者爆炸，特別是助推火箭的引擎噴嘴，要承受3,000度的高溫和巨大的噴射力量，很容易出現裂痕而爆炸。

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，運用了錢學森的流體力學理論，改變了長程導彈的飛行軌跡，一般來說，長程導彈收線要用強大的推力火箭，穿過了100公里的大氣層，然後在大氣層更高的高空飛行，速度達到20倍音速，然後通過拋物線的軌道上飛行，重新返回大氣層，攻擊地面的目標。

高超音速導彈則完全消滅了對手預測飛行軌跡的機會，其速度大約是音速的5倍，在大氣層之內作忽高忽低或者水平方向或左或右飛行，讓對方的計算機沒有辦法計算出其飛行軌跡，無法進行攔截。

錢學森導彈理論是，導彈進入大氣層後，完全依靠大氣層內的氣動滑翔維持進一步飛行，實現更大的射程，好像石頭打水漂一樣，滑翔一段，升高一段，然後再回落一段，又滑翔一段升高。這樣的好處是保持了常規氣動飛行器的氣動控制和命中精度。在精確制導時代，這樣的複合導彈更可以以彈道導彈為運載工具，把常規的反艦導彈運送到目標區，將其釋放，然後轉入常規的導彈攻擊。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的工程師，進一步發展了錢學森導彈理論，就是中國的導彈發射速度達到了音速9倍，軌跡不會超出大氣層，並且在比較低的低空大約是離開地面50公里好像打水漂一樣飛行，這樣就要求高超音速導彈的外形，不再是圓錐形，而是扁平的圓錐形，並且設有尾翼和方向舵，一邊進行滑翔，忽高忽低，同時也可以左轉彎右轉彎，逐步降低高度，將要到達預定目標的上空，突然垂直向下攻擊，急速襲擊目標。

一般來說，反導彈的導彈武器，其雷達不能垂直90度捕捉頭頂的飛行目標，也不可能短時間內作出反應，所以，美國的薩德導彈系統，根本不可能反制中國的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系統。所以，美國的航空母艦如果駛入了中國沿海的2,000公里範圍之內，就成為了鐵棺材，有來無回。所以最近美國總統拜登被記者問到是否會武力防衛台灣？拜登竟說，Yes，美國承擔了義務，會使用武力防衛台灣。這可以說是夜行人吹口哨。倒是俄羅斯總

統普京點中了美國的死穴，說中國根本不需要武力進攻台灣就可以解決問題，中國的經濟發展太快了。這是說，到了2028年之後，中國的總產值已經超越美國，美國還能拿什麼來保衛台灣？

最好笑的是，《金融時報》10月20日發布的一篇報道稱，中國曾在8月秘密測試高超音速飛彈，飛彈最終落在偏離目標約32公里處，沒有打中。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，發言人趙立堅則駁斥了這種說法，指出此次試驗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試驗，用於驗證航天器可重複使用技術。這是指，中國除了使用神州太空船飛天到達太空站，目前還試驗可多次使用的太空穿梭飛機。

其實，中國早已經在2014年製造出了超音速導彈。2017年10月份的中國中央電視台特別節目《還看今朝—喜迎十九大》中介紹了一款JF12激波風洞測試裝置，其內文說明表示該風洞2008年就已經建造，可以吹出9馬赫擬風，溫度可達攝氏3,000度左右，完全模擬高超音速狀態超過美國的7馬赫風洞，箱式位居世界第一，同時畫面中出現一款非常類似坊間流傳WU-14外形的模型正在洞中測試。

2019年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國慶閱兵式上，東風-17彈道飛彈公開亮相，其高超音速彈頭令人驚駭。東風-17射程介於1,800至2,500公里，是專門用於攻擊先進飛彈防禦系統的飛彈，也是全球首款搭載高超音速彈頭的彈道飛彈。另外，在飛彈方隊中，東風-100巡弋飛彈也是首次公開。該飛彈性能較東風-10A更強，被指亦使用高超音速技術。《金融時報》記者，實在太過水皮了，連連着的新聞也不知道，就夠膽詐作新聞。



林作

突破自我 衝出舒適圈

偶爾會有些拍攝工作。和我合作的人，有時都不是演藝圈的人，或者說是素人。他們經常有的一個和我合作過後的反應，是覺得我份人私底下可以很安靜，但鏡頭下或人前「好放」。

什麼是「好放」的意思？大概是我的誇張程度會提高了百分之五十。我不至於會去到兩倍的程度，因為這會是太誇張和不真實，但調高自己的誇張程度，在我看來是必須的。

網絡的盛行，讓大家都有一種視覺疲勞。一般來說，在回到現實世界中時，一般的講話會變得比較無趣。

我是深信現在想取得一個人的注意比起以前要難太多——什麼都看過、再誇張的都感受過，那麼現實中的你，又有什麼好注意的？

我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。當年在電視台做過半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，剛做時候，導演們經常在看回播的時候跟我說：「再放點。」我自己覺得自己還可以，和平常風趣的自己差不多啊？

但是當我自己看回自己的表現時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就看起來是很平的感覺。

很多時候我們自己主觀和別人角度看一個表現，會出現一個落差——你覺得自己頗為誇張，別人看起來卻只是覺得還好。也就是說，每個人自己有個機制，其實會自己收一收，不在對方面前完全表露自己。

如果你想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話，該怎麼做呢？難道就只需要簡單地跟自己講「放開點」嗎？

答案是不行的。我自己的經驗是，必須可以衝出舒適圈，讓自己即使覺得尷尬和浮誇都要把動作、音量、能量都提高點。

哪怕是10%、20%，你都可以一步一步地提上去，直到你獲得不同的反應，那個時候你就知道自己到位了。

我以前是個沉默不語的人。慢慢地，到了現在我認爲只需要我開口講話就能取得全場注意的人。這不是因為我的知名度提高了。我認爲我知名度提高了是因為我的風格夠吸引人而已。

而到了我現在這個階段，我是毫無刻意地安排自己的風格的。一切都已經成為了習慣和自然。所以我認爲人是可以變的，關鍵是找到方向。首先是要先明白原因，然後確定方向，找到方法即可。



小蝶

被錢瑪莉引起的回憶

班年輕的演員都很努力，觀眾亦很喜歡，是一個成功的製作。

Kenzo公司應該更開心，因為中英劇團鋪天蓋地地為此劇宣傳，每提一次劇名，Kenzo的名字便被提一次，大收推廣之效。

《穿Kenzo的女人》本是《號外》的連載小說，據說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。我後知後覺，九十年代初才接觸《號外》，故沒有閱讀過這篇小說，只是偶爾聽過其名字。這次看《穿》，知道了它的事實內容。

看此劇時，劇中的一些名字、內容和環境令我的思緒不斷飄浮，返回那些早已逝去的歲月。劇中多次提起宋江，提他在《小李飛刀》的李尋歡、《書劍恩仇錄》的文泰來、《狂潮》的霍子源，連《殺手·神槍·蝴蝶夢》的神槍也提了，卻遺漏了他在《家變》演的詹柏林。當然還有《強人》的雷博文和《抉擇》的江詒生。

劇中提到Amigo餐廳時，又帶我到了另一段回憶。曾經有5年的時間我每天上學時，都經過這間位於黃泥涌道上的太陽餐廳——它門前掛着一個巨型銅太陽飾物。到了少女時代，終於首次走進了這間充滿神秘浪漫情

調的法國餐廳。

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名牌衣物，出入大酒店、出席時裝展覽、與名人打交道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換句話說，我曾在名利場中見識過。《穿》劇令我想起當年很多衣香鬢影的情景，以及很多人和事。十年人事幾番新，當年一班班被稱為「靚人」的名利場中男男女女，不知有多少仍在場中打滾。

雖然我沒有閱讀過《穿Kenzo的女人》，但我認識錢瑪莉這個名字。我認識她不是因為她是小說的主人翁，而是「她」是九十年代一本女性雜誌的名字。我曾經與《錢瑪莉》的主編曹慧芸熟稔，她的婚禮我也是座上客。我很喜歡這位朋友，她漂亮友善，大方有禮，絕對不是錢瑪莉的類型。我與她失去聯絡多年了，希望她安好。

想起了《錢瑪莉》，上網搜索其資料，看到了數張當年常見的面孔：琦琦、Janet Ma（馬詩慧）和Dakki（翟燕萍）。她們都是香港的超級名模，只要我翻過時裝雜誌，一定會見到她們穿上華衣美服的照片。

因為《穿》劇，我以為早已忘記了的情景竟然再度浮現眼前。